名城遗迹

闽南“都江堰” 千年水长流

——记长泰古代水利工程

⊙林河山 郑阿忠 文/供图

长泰素有“闽南宝地”“闽南粮仓”的美名,而成就这些美名的,多达百余处的陂圳功不可没,其中,双圳陂和颜甫陂工程浩大,享有盛名。

长泰历代建有东仓、北仓、礼字仓、农字仓等70多座粮仓,储备剩余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从修建粮仓的数量,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粮食的产量稳中有升。作为传统农业古县,经济发展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更大。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与粮食的生产息息相关,因而可由此探寻长泰历代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比较著名的古陂水利工程有双圳陂、颜甫陂、鸣珂陂等,这些水利工程都是百姓自发组织修建的,体现了邻里之间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古代人们为了生活用水的方便,多选择居住于江、河、湖、溪的附近,为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沿着深沟从高处往低处的方向,沿途设陂立闸。陂,即池塘,具有引水、拦洪、蓄水、排泄和养鱼等综合之利,一举多得,在长泰古代水利工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陂圳的开凿修筑,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五谷丰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知漳州期间,对长泰曾有“大乱半忧、大旱半收”的评语。

据清乾隆版《长泰县志·舆地志·陂塘》记载,在长泰县境内有陂塘133处,几乎是遍布全县各社,最早的建于宋代,在元、明、清各代也均有修建,陂塘的命名有的以地名来命名,如:正达陂、梁冈陂;有的以修建人的姓氏来命名,如:颜甫陂、刘陂、薛陂、洪陂;有的以陂的特征命名,如:双圳陂、上陂、下陂;有的是陂建成后,取个吉祥的陂名,如:永利陂、通济陂。以地名、姓氏来命名居多。陂的修建以当地村民、同一姓氏宗族自发组织修建的占绝大部分,仅官圳陂、官陂等少数几个是由官府修建的。历任的长泰父母官在任职期间,视全县陂塘管理维护工作为重中之重,积极介入,如:明洪武年间知县张从道“陂塘冲坏,以时修筑”;宣德年间知县刘奎“凡境内陂塘、沟洫,冲决壅塞者,皆募工疏治”。大多数陂由民间自发组织管理,分配用水方案。现介绍长泰县二处较有代表性的陂、圳。

一、双圳陂——闽南“都江堰”

宋代,乡绅陈耆首倡建双圳陂水利工程,可灌溉农田万余亩,其规模大,灌溉范围广,闻名闽南一带,《漳州府志》《长泰县志》均记载其事。现在仍为广大的长泰百姓所利用,是长泰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堪称闽南的“都江堰”。

陈耆,宋代长泰彰信里(今陈巷镇)双芹社人,承袭祖业数百亩良田,富甲一方。他生平好义,轻财乐施,凡是公益事业,虽耗巨资,也在所不惜。对贫苦农民,处处给予同情接济。故长泰百姓世世代代都尊称他为“陈耆公”。

宋宁宗年间(1195-1200),长泰匪患频仍,旱涝迭至,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和(今武安镇)与彰信二里,处于丛山环抱的盆地中心,水利年久失修,大片田洋成为“看天田”,无雨龟裂,有雨汪洋,无数农户啼饥号寒。

陈耆盛年时,关心农民生计维艰,决定要兴修水利工程,为百姓谋福祉,得到妻子颜氏的理解和鼎力支持。宋宝庆二年(1226年),他慨然捐献良田240余亩,让乡里开圳建陂,拟订“双圳陂”工程:从岩溪珪山之麓、龙津溪乌石潭处,筑坝截流,引水入古仓造陂,名曰“开禧”。以下采取东、西双圳分流,名为“双圳陂”。

东圳、西圳各筑陂8处,共16处。后来山重陂塌陷,成15处,因此双圳陂又称“十五户陂”。圳水流经彰信里、人和里的15个村庄,计开凿池塘36处,圳沟300余条。因工程浩繁,至嘉熙元年(1237年),历时11年才全部建成,全长20余里。于易被洪涝冲毁之处因地势设堰立闸,曲折导流,按时开闭,旱涝得以调剂备泄。再选有才干、热心公益的人,充当陂长,常年管护。

此陂总灌溉面积1万多亩,甘霖沃野,解决了陂流两岸大片百姓的生活问题,还为他们带来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然而历年久远,沙泥湮塞,有的民众占埂为田,民失其利。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抚宪潘思矩、长泰知县张懋建为解民忧、增民利,亲临督促重新疏通陂道,始得以周通复旧。此次重新清理双圳陂,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继续普惠民生。

自双圳陂建成后,过上幸福生活的彰信、人和二里百姓怀着感恩的心,自发将陈耆夫妇的神位入祀沿途所在社的庵庙,享庙祀。还在彰信里陈耆故里兴建一座陈公祠,以祭祀之。清雍正元年(1723年),为了表彰和纪念陈耆的功德,将他神位附祀于县忠孝祠。

幸存的二通清乾隆年间《抚宪潘公饬禁佔垦双圳陂碑》《知长泰县张彦清理双圳碑记》,详细记载陈耆兴修及重新清理双圳陂的全过程。1983年4月,长泰县公布这二通石碑记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3月,双圳陂(十五户陂)被福建省水利厅公布列入第一批省水文化遗产名单。

陈耆自发耗巨资修筑的双圳陂,在历史长河中,为促进长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愧为闽南的“都江堰”。

二、颜甫陂——县境内现存最早的古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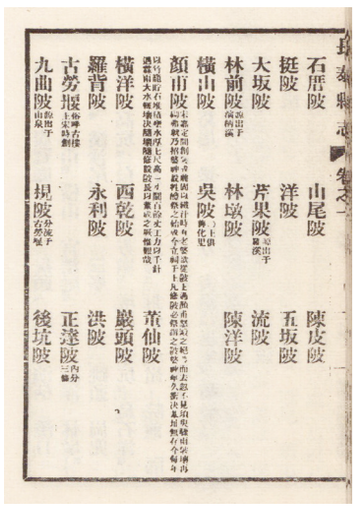
颜甫陂,位于龙津溪中游西岸的大帽寨山麓,是长泰境内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陂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由民间乡绅颜甫修建。颜甫去世后,由其妻颜氏接手修建,耗时十五年,历尽艰辛才建成,灌溉岩溪珪塘一带千亩农田。据清乾隆版《长泰县志》记载:“颜甫陂,宋嘉定间创。年久冲决,今每年以竹笼贮石堆积,壅水厚七尺,高一丈,阔百余丈,工力以千计。遇霖雨大水辄坏决,随坏随修,设陂长以董之,厥惟艰成。”颜甫陂虽几建几毁,历尽沧桑,但在无数代人的努力下,却始终发挥着灌溉作用。

如今,在长泰还遗留多通珍贵的明、清两代石碑记,记载着修陂的过程、百姓捐献的田地、银两,及后人应恪守的轮流用水方案。如位于武安镇鹤亭村,明万历十年仲秋(1582年8月)的《疏复莲池陂记》;位于岩溪镇甘寨村,明万历三十四年仲春(1606年2月)的《祝侯重兴仙陂记》,及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塘记》;位于陈巷镇美彭村,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一月《太老爷陈明断轮水碑记》;以及位于马洋溪生态旅游区旺亭村,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鸣珂陂记》。这些碑记见证了勤劳、勇敢、智慧的长泰人民为了生产生活,同旱涝等自然灾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修筑陂的历史。先辈们修筑的陂圳,源源不绝的水流一直默默地孕育着一方百姓,功泽子孙后代。

从长泰现存的古陂、碑记可以看出,千百年前,长泰百姓就具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远见意识,在农耕时代就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牢固树立“粮满仓天下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使长泰成为名副其实的福地和粮仓。

宋代陈耆修筑双圳陂的引水源头挡水坝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鸣珂陂记



清乾隆版《长泰县志》记载县境内的陂名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清理双圳陂记

古农村儒塘宫内供奉陈耆夫妇神位

文化丝语

注重古籍保护 对促进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卞文志

据报载,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据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迄今全国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60万页。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目前,“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已超过3.3万部1500余万页,国家图书馆超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在此过程中,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也有些“命悬一线”的古籍失而复得。

近年来,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的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而他们也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例如,在距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西北约140公里的格咱乡境内,金沙江支流岗曲河畔的千仞绝壁之上,就曾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天然洞穴——纳格拉洞。2010年,几位上山采药的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它,从此打开了一个“封印”百年的“秘境”大门。在这悬崖之上、人迹罕至的岩洞里,竟藏着数千页珍贵的藏文佛典。迪庆州图书馆考察队先后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发掘,共抢救出藏文佛经2285页。

世人皆知,北京地区古籍收藏历史悠久,收藏数量庞大,很多古籍收藏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民国。不过,许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近年来,设在首都图书馆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开始了大海捞针似的古籍“发现之旅”。据有关信息披露,这个“普查小分队”在长达13年的探寻过程中,曾有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发现。

比如,他们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就发现了乾隆时期珍贵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班马字类》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之所以说它珍贵,是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几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皇帝自己的“私家书库”——天禄琳琅里面。所以说这些古籍既有珍藏和保护的重要意义,也具有极大的文化传承和时代意义。

古籍是承载民族文明的结晶所在,它既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化遗产资源,同时也由于其不可再生性资源特点使得古籍保护管理工作有着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和光环。当前古籍保护和文化传承价值发挥面临诸多困境,所以注重古籍保护,促进文化传承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古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更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今天,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这些古籍,已经成为新时期图书馆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们知道,历史文化典籍所承载的是古代的文明,包括历史变迁,文化的发展传播,科技的进步,经济模式的转变,医学的发展,艺术的传承脉络,宗教的流传,文学的各种面貌,市井百姓的生活状态,几乎包罗万象。从那些典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文化的变迁脚步,这些都反映在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的名片,同时也是民族发展繁衍的基因图谱。这就是历史文化典籍之所以传承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很独特的,重视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典籍,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责任。

而从传播学角度对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而言,古籍整理工作的目的其实就包括了保存和传播两个方面。其中将传统文化典籍在当代向大众进行传播为最高目标。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就提到大众传播的功能有三个:监视环境、协调社会、文化传承。由此可见,整理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传播其实是兼具这三种功能的。所以说,通过整理传统文化典籍,为的就是实现文化传承服务,同时通过考查时弊,利用典籍文化精神修正时弊,更好地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最终起到协调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名人轶事

不爱酸儒爱谋士

⊙钱 晨

三国时期的曹操,有勇能谋,能文能武,被世人称为“一代枭雄”。他之所以能成为魏王,除了他能征善战、会用武将外,他还非常善于用谋士。那时候的谋士,基本上是文人出身。因为曹操也是一个文人,所以他非常爱人才,文人、谋士,自然高看一眼,厚爱一层。

但曹操出身浊流,跟宦官有关系,他杀伐果断,非常痛恨那些装孝做悌的酸儒。所以他手下众多的谋士,郭嘉、荀彧、贾诩、程昱之辈,虽然他们都是文人,但都是兵家的底子,玩谋略的。如果你只是会读四书五经,退不了敌兵,在曹操看来,那就是一堆垃圾,没有大用。

所以,在曹操看来,文章也是战斗力。尤其是能把文章写成千军万马的文人,既是文才,也是将才,曹操非常爱惜。最著名的人物当是陈琳,他在为袁绍起草的讨贼檄文里,大骂曹操祖上,整个文章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文采飞扬,感情激烈。在曹操看来,此文真能顶得上千军万马。虽然陈琳把曹操祖宗八代大骂了一顿,不过曹操看重陈琳的才华,终究还是网开一面,不计前嫌,最终还是对他委以重用,可见曹操爱惜文人也是有选择的。

但是,随着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他对这些谋士的赏识标准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如果你仅仅能写出一些好作品,仅仅能写出几篇有战斗力的文章,而不会拍马屁,基本上就不大行了。所以后来,孔融死了,杨修死了,连半个文人崔琰也丧了命。这事,说起来有点冤。崔琰向曹操推荐过杨训,曹操做了魏王,杨训撰文拍马,称颂其功业和盛德。大约是写得过了,士大夫们一起瞧不起他,也连带着捎上了崔琰。崔琰取来那篇马屁文字,看了之后,写信给杨训,说你的文章写得还不错,现在就得这样写。曹操知道之后,觉得崔琰其实是在讽刺他,一下子将他罚为徒隶,做苦工。没想到这样一来,崔琰反倒名声大震,宾客盈门。曹操一气之下,也把他给杀了。有人说,崔琰其实是冤枉的。冤就冤吧,谁让你没上一道表章,拍一下魏王的马屁呢?

当然,杨训是不会被杀的。因为他会拍马屁。你想想,那个写讨贼檄文的陈琳,他辱及曹家的祖宗,后来归顺曹操倒也安然无恙。因为陈琳除了会在文章里骂人,他拍马屁也一样精彩。为了拍曹操的马屁,陈琳写了《神武赋》,歌颂曹操,称颂其东征乌丸的伟业,夸曹操神武奕奕,“单鼓未伐,虏已溃崩。”让曹操很是受用。

曹操是个大奸雄,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人。群雄逐鹿时,你必须会写战斗檄文,能为他出谋划策。平定中原后,那些文人谋士,你就得会写拍他马屁的文章。而且,这拍马屁的文章,写的质量还不能低,倘若被曹操看出破绽来,弄不好,拍到马蹄子上,脑袋多半是要搬家的。

浓浓的行道树(水彩) 陈满根 作

闽南俗语

脚踏马屎傍官气

——闽南俗语解读之二十二

⊙张亚清

马屎即马粪。闽南俗语讲“脚踏马屎傍官气”,却不讲“脚踏牛屎傍官气”,这是因为牛是负责耕作田园和拉车运货的,驾驭它的多是农夫走卒,人们看到脚踏牛屎的人,便知道那是“下等人”,牛屎便成为“下等人”的代名词。而早时的马虽然也有去拉车运货的,但多数是用来打仗,或是成为官家的坐骑,除了富贵人家,普通老百姓是无法骑马的,所以人们看到地上有马屎,便知道有文官武将经过,马屎便成为官家的象征。为文官武将管马的人应该说也是属于“下等人”,他们日常经常踏到马屎,却可以显示我是官家的人,有人便经此“傍上官气”而炫耀自己,甚至倚势欺压脚踏牛屎的人。“脚踏马屎傍官气”的闽南俗语便由此形成。

“脚踏马屎傍官气”主要指两种人:一种是家族中有一人当官,其他亲戚便“傍官气”纷纷担任一官半职,即所谓的“一人当道,鸡犬升天”。这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以刘邦为例。刘邦原是村里的无赖,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踏牛屎”的普通农民。刘邦打天下当上皇帝后,他的一班亲戚变成了“踏马屎”纷纷“傍官气”,老爹刘太公当上了太上皇,老娘当上太上皇后,家族中除了当年他落魄时有饭不让他吃的大嫂外,都一一当上各种高官,连他的远房兄弟也不例外。另一种是倚恃官势耍威风甚至仗势欺人,这在封建社会也是司空见惯。一些官家的奴才不但倚仗主人的威势欺压百姓,还在豪门之间攀比谁的官势和靠山大而互相争斗。

“脚踏马屎傍官气”的思想残余,至今仍存在于一些人身上,“我爸是李纲”是现代“脚踏马屎傍官气”的典型写照。但那些因踏上“马屎”而当官,或因踏上“马屎”而狐假虎威者,都是非常让人看不起的。健康的人儿却勿羡慕之仿效之。